

随笔·乡村纪事

盛开在泥土上的画

□王剑

在橘黄底的画面上，有几幅劳动的场景：一头牛拉着犁在春耕，种子撒进了泥土里，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阳光下，麦子挺着金黄的戟，向大地献上籽粒。农民挥汗如雨，收割着幸福和希望。整幅画面凝重而温暖，闪烁着汗珠的光泽，透洒着泥土的芳香。说真的，我就是看了这幅农民画之后，才动了去舞阳的念头。

舞阳农民画院位于舞阳县城新西路中段。刚进大厅，就看到数幅装裱精美、与墙齐高的农民画，挂满了三面墙壁。上了二楼，便是画院的正式展厅。近50幅大大小小的农民画，内容丰富，人物鲜活。花好月圆的和谐构图，比比皆是。摘果种地的劳作场景，栩栩如生。徜徉其间，我仿佛听到了禽畜的鸣叫，闻到了瓜果粮食的馨香。画作上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冲击着我的感官。我的内心一直涌动着两个字：震撼。

展厅旁边就是画室。正在潜心作画的农民画师马丽君告诉我，通常创作一幅农民画要半个月时间，起稿需要三五天，画的过程一般在一周左右。

通过与马女士的交谈，我了解到，舞阳农民画的说法始于1958年，当时的农民一手拿锄头，一手执画笔，把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用简单而夸张的图案在墙壁上表现出来。后来，舞阳农民画由墙壁转为纸张，由浪漫转入现实，描绘村民生产劳动的场景，讴歌村庄的现代生活，成了主流画风。因为舞阳农民画造型稚拙，图式丰满，色彩浓烈，妙趣横生，很快引起中外画坛的瞩目。

听说舞阳县吴城镇的昭寺村和九街

乡的胡岗村是农民画专业村，便想去看看。胡岗村距县城约四十里地，村头有一棵大槐树，村里画农民画的有几十个人。我们驱车进了农民作画的院落。只见这座两层楼房的院落里，创作骨干一人一间画室，每间画室里都挂满了他们满意的作品。胡振亚、胡庆春、胡军喜、石林森等画家，都是村里身怀绝技的作画能手。

“艺术来源于生活。这话一点儿也不假。”看到我们来，农民画家胡庆春兴致勃勃地讲起一个故事：“村里有个小伙儿到广州打工，返乡时还带回大城市的漂亮姑娘，小两口儿在村头承包了池塘，种藕、放鹅、养鱼，日子过得很滋润。我觉得这个题材挺好，就画成了《中国日子呱呱叫》，想不到画作上了《人民日报》。”

在舞阳县吴城镇的昭寺村，我们看到的情形和胡岗村差不多，农民画画师张新亮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过去，他耨地、犁地、耙地、撒种，样样都是好手。现在，他把自己的十亩土地流转给了别人耕种，自己在镇上建起了自己的农民画工作室，专门从事舞阳农民画创作。

憨厚的面孔，粗糙的大手，朴实的装扮，你很难将这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与艺术联系在一起。然而，正是他们，凭着那份农民的质朴和纯真，用最民间、最质朴的构图和颜色，把他们身边原生态的生活搬入画卷。讲述着当代农民的鲜活故事，抒写着当代农民的中国梦想。

站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看着葱葱郁郁的树木和脚下肥沃的土地，我在想，舞阳农民画远近闻名，它到底好在哪里？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舞阳农民画好在有温度接地气，好在对生产劳动的讴歌和赞美，好在对美好生活的期

许和向往，好在对当今幸福生活的珍惜和感恩。

在舞阳农民画的代表作品里，生命、母爱、亲情、友情、爱情、生产生活、家庭伦理，都是其表现的主题。在画家们的眼里，都有一个浪漫又美好的世界：盛夏的傍晚，宁静的荷塘，头顶荷叶的顽童赶着一群肥鹅，悠然行走在乡间小路上，讲述着《和满中华》的乡村故事；红红的旭日，粉粉的晚霞，在田地里忙碌劳作的身影诠释着《朝夕奔梦》的美好情怀；古槐树下，孙子推着爷爷荡秋千的欢乐场面，渲染着《中国好年头 百姓乐翻天》的幸福场景；在希望的田野上，一辆辆运送庄稼的大车行色匆匆。奶奶和孙子仔细捡拾着遗落在地上的麦粒，演绎着《传承节俭 传承福报》的美好品德。这些作品，从单个来看，展示的是农村劳作的日常场景；串起来看，则彰显出一幅农耕文化的立体画卷。虽然农民的生活是淳朴的，但他们的生活梦想却是多姿多彩的。画作的着色越是艳丽，越说明他们心中的梦想有多强烈。

2013年，舞阳农民画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媒体的集中宣传，给舞阳农民画家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在舞阳，不少农民画创作者喜上眉梢：“不耽误干活，农闲时画个画儿，奖金顶一年种好几亩粮食……”聚集在舞阳吴城、九街等乡镇的农民画创作者，建起了农家画院，靠卖画富裕起来。

回去的路上，我忽然想起一首题写在舞阳农民画上的诗：“春江暖日稻花，开心啾啾鸡鸭，日子红火呱呱，锦绣如画，和美幸福人家。”是啊，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家庭和谐，是农村生活的美好愿景。如今，“中国日子呱呱叫”，名噪天下的舞阳农民画，也在开创属于他们的美好时代。

诗歌·紫陌红尘

哦，雨（外二首）

□秋心

突然间青山变得朦胧起来
因为此刻正有细雨落下

谁看见雨落下，谁就会想起诗句
想起朝夕相对时
青山如雾雨如丝的样子
命运呈现出了光亮
那奇妙的神往已久的雨中山色

哦，雨
我在忘记潮湿和阴冷
那曾经淋湿过我的纸鸢
和无数个夜晚的雨呀
必将在一个城市的郊外
在一个叫乐家堂的庭院里洗亮

盆景中的红果
架子上的南瓜秧

转山

树木高长，树叶与太阳交会时
放出光亮
青苔墨绿，书籍泛黄
我一读再读
潮湿，艰涩，荒凉
那隐藏于你生命中的神喻
尽管泣不成声
但每一步都恰好切合我理解的慈悲
和善良

我请求经过我的风不再轻狂
我请求注视我的眼睛不再慌张
我低着头，只管前行
只想沿着山道寻回前世
打探今生的春花与秋凉

农历六月十五日日记夜

此刻，被太阳炙烤的中原
是一年中温度最高的时段
荷花一朵一朵，次第开放
河水在流淌中慢慢干涸
那些说好要团聚的人
天各一方

傍晚，临水而坐
环顾四野
枯枝之上，一只鸟在风中孤独哀鸣
仰望天空
我判断着哪块云能聚集成水
云东奔西卷，无心自逐
我茫然无据
期待已久的大雨
终未降临

其实，我更愿意雨水能倾盆而下
这样，天气会凉爽一些
那只小鸟也能收起僵硬的翅膀
在暴雨中安然入睡

今夜十五，不见月亮
窗户为月光开着
我饱含深情
为注定枯萎的
夏日的最后一朵荷花
准备着

随笔·美景履痕

一棵桂花树

□余红丽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王维的这首《鸟鸣涧》很美，语言美，意境美。描绘山间春夜幽静而美丽的景色，全诗紧扣一“静”字，诗人用“花落”“月出”“鸟鸣”等活动的景物，突出了月夜春山的幽静。在王维的诗中，“花落”“月出”都有声音，把树上夜宿的鸟儿都惊动了。这得有什么样的禅心啊！读完仿佛和诗人一起置身月色笼罩的山中，细听花落。

长大后再读这首《鸟鸣涧》，我从中读出一些与从前不一样的东西：“春山”“桂花落”。在春天里，桂花开了又落。桂花不是开在秋天里吗？难道是在山中住得太久，不知道今夕何夕？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几年后我栽种了一棵桂花树才渐渐明白。

现在我困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我栽种一棵桂花树六年了，凭着我对桂花的喜爱，对桂花更多的了解，我能想明白王维诗中所描写，诗里的桂花应该是能在春季开花的一种桂树。桂树按

花色分有金桂、银桂、丹桂；以花期而论有八月桂和四季桂。四季桂又可分多个品种，四季桂顾名思义，一年四季均可开花。它不仅在秋天里开花，春天也会开花。我种的这棵桂花树就是四季桂，春天只要气温回暖，达到它开花的条件，四季桂便默默地开出淡黄色的小花，清香扑鼻。花香中带着一丝春日微凉，沁人心脾。秋天桂树开出的花花香略不同，味道中带着热情、霸道，香味更浓。

我种的这棵四季桂，是从街上买下的，只有大拇指粗细却开了满树的花。我想也没想便买下了，回家后却发现没有地方可栽。遍寻无法，只得委屈巴巴地把它栽到一口小水缸中。在缸中一待四年，我都替它憋屈，有枝伸不得，有叶展不开，浇水不能太勤，但又不能让它旱着。桂花树不管这些，只管开花，春天开花，夏初开花，秋天花开得更盛，冬天移到屋里仍开花。这很像是身处逆境，却依然乐观向上的人，努力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从不计较环境和别人的看法。

去年春天，我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把它从缸中解放出来，栽到泥土里，我心里舒服得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如今，桂树长在地上已经两年了，它的树干比刚栽下时粗壮了一倍，叶子也比以前绿，秋天花开得挤满枝丫。从外面回来，老远就闻到一阵阵花香，它独有的香味，飘得很远。“香飘十里”太夸张，但从我家门口路过的人一定能闻到桂花的香味，它从不吝啬自己的花香，总是很大方地用自己的香味把周围的空气都浸得香气十足，把路过的风也染得香喷喷的。进到院子里，那香味非常浓烈，闻得多感觉喘不过来气儿，要把人熏醉了的感觉。

桂树，开花吧，努力开花吧！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地方，能把根深深地扎进泥土里，尽情地长粗、长壮，把枝叶伸向更高远的天空，你开的花一定会更多更大更肥、你的香味一定会更浓。你听，有一位女词人，穿越历史正在轻轻为你吟唱，“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阑开处冠中秋。”